

關雎（周南）

這是《詩經》開宗明義第一篇作品，所謂“四始”之一（《國風》第一首《關雎》，《小雅》第一首《鹿鳴》，《大雅》第一首《文王》，《周頌》第一首《清廟》，合稱四始）。它描寫青年男子對一位漂亮姑娘的戀慕與追求，是一首優美的情詩。它的題目，是從詩句中擇取來的，並無別的深意；《詩經》每一篇都是如此。

周南，周成王時代，周公旦與召公奭分陝而治，周公統治東方諸侯。周南當是周公治下的南方詩歌，其地區相當於今河南洛陽直到湖北一帶。《詩經》有《周南》十一篇，下面選入五篇。

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¹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²。

參差荇菜，左右流之³。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⁴。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⁵，悠哉悠哉，輾轉反側⁶！

參差荇菜，左右采之。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⁷。
參差荇菜，左右芼之。窈窕淑女，鐘鼓樂之⁸。



注釋

- 1 “關關”二句：關關叫着的雎鳩，在那河中的沙洲。
關關：象聲詞，鳥兒和鳴的聲音。雎鳩（jū jiū 狙揪）：水鳥名，又名鷺，喜捕食魚類。《本草綱目》說：這種鳥情意專一，經常雙宿雙飛，分開時，也不和別的異性共棲，極篤於伉儷之情。所以詩中以它們起興。洲：水中陸地。
- 2 “窈窕”二句：美麗善良的姑娘，是君子的好配偶。
窈窕（yǎo tiǎo）：美好的樣子。指外形美。淑：善，品德好。指內在美。君子：古代對男子的美稱。逑（qiú 求）：配偶。又作“仇”。
第一段，以雎鳩的和鳴起興，引出對淑女的追求。興，就是“先言它物以引起所詠之辭”，也就是一種聯想的手法。這種手法，《詩經》中用得極多，如下面兩段關於摘取荇菜的描寫就是了。
- 3 “參差”二句：參差不齊的荇菜，左一把右一把去撈取它。
參差（cēn cī）：長短不齊的樣子。荇（xìng 杏）菜：水生植物名，根生水底，葉浮水面，可當菜吃。流：順着水流採摘。
- 4 “窈窕”二句：美麗善良的姑娘，醒着睡着都追求她。
寤（wù 悟）：睡醒。寐（mèi 未）：睡着。
- 5 “求之”二句：追求不到手，醒着睡着想個不休。
思服：思念。服，想。
- 6 “悠哉”二句：相思無盡呀情意長，翻來覆去睡不着。
悠（yōu 優）：思念深長的樣子。輾轉、反側：轉動，翻身。
以上第二段，寫男子對女方的追求未達目的時那種煩悶不安的心情。

卷耳（周南）

7 “參差”四句：參差不齊的荇菜，左一把右一把去採摘它。
美麗善良的姑娘，彈琴鼓瑟去親近她。

采：同採。琴、瑟：古代兩種樂器名。琴五弦或七弦，瑟二十五弦。友：親近、娛悅的意思。

8 “參差”四句：參差不齊的荇菜，左一把右一把去揀摘它。
美麗善良的姑娘，敲鐘打鼓去使她歡樂。

箎（mào 冒）：揀擇。鐘、鼓：古代兩種樂器名。樂：使……快樂。

第三段，寫那個男子徹夜不眠時產生的幻想。

這首詩本來是民間情歌，內容並不難理解，但前人受了儒家思想的影響，卻把它捧到天上去，解釋得玄乎其玄。他們說，這是歌頌周文王“后妃之德”、有關天下“人道之大倫”的經典之作。把它神聖化，也神秘化了（見《史記·外戚世家》、衛宏《詩序》及朱熹《詩集傳》）。直到清代，這首詩才逐步恢復了它的本來面目。

姚際恆在《詩經通論》中提出：“此詩只是當時詩人美世子娶妃初昏（婚）之作。”崔述《讀風偶識》說：“此篇乃君子自求良配，而他人代寫其哀樂之情耳。龔橙《詩本誼》說：“思得淑女配君子也。”

方玉潤頗有創見，他在《詩經原始》中大膽指出，“《風》者，皆採自民間……此蓋周邑之詠初昏（婚）者。”

近人聞一多說：“女子采荇於河濱，男子見而悅之。”（見《風詩類鈔》）最接近詩的本義。



這是一個婦人思念遠行丈夫的詩。在迷離惆恍之中，眼前出現了他旅途奔波的種種幻象。

采采卷耳，不盈頃筐¹。嗟我懷人，寘彼周行²。

陟彼崔嵬，我馬虺隤³。我姑酌彼金罍，維以不永懷⁴。

陟彼高岡，我馬玄黃。我姑酌彼兕觥，維以不永傷⁵。

陟彼砠矣，我馬瘠矣！我僕痛矣！云何吁矣⁶！

注釋

1 “采采”二句：採呀採呀採卷耳，裝不滿一個斜口筐。

采：同採。一說采采是茂盛的樣子，亦可通。卷耳：植物名，又名蒼耳，一年生草本，嫩苗可吃，其子炒熟去皮可磨為麪。盈：滿。頃筐：簸箕樣的斜口筐。

2 “嗟我”二句：唉，我想念遠行人，把它放在大路旁。

嗟（jiē 街）：感歎聲。寘：同置，放下。周行（háng 杭）：周朝的大路。下同。

第一段，寫那女子勞動時心不在焉的神態。以下三段，即設想丈夫遠行在外的種種情景。

- 3 “陟彼”二句：登上那高高的山嶺，我的馬兒累得慌。

陟（zhì 至）：往上走。崔嵬（wéi 維）：本指有石的土山，後引申為一般的高山。我：婦人丈夫的自稱。虺隤（huī tuí 灰頹）：因疲勞而生病。

- 4 “我姑”二句：我且斟滿酒壺來痛飲，好不致長久牽掛。

酌（zhuó 灼）：斟酒。金罍（léi 隤）：一種大型的青銅酒器，形似壺，上面刻畫有雲雷圖案。維：句首助詞，無義。以：以便。永：長久地。懷：思念，指思家。

- 5 “陟彼”四句：登上高高的山脊，我的馬兒累壞了。我且斟滿牛角杯兒來痛飲，好不致長久悲傷。

岡：山脊。玄黃：生病。兕觥（sì gōng 似肱）：像野牛（兕）形的大型酒器。

- 6 “陟彼”四句：登上那崎嶇的石頭山，我的馬兒累垮了！我的僕人累倒了！我是多痛苦呀多憂愁！

砢（jū 居）：有土的石山。瘠（tú 途）：馬病得不能前進。痲（pū 撲）：人病得不能行走。云：句首助詞，無義。何：多麼。吁：忤（xū 虛）的假借字，憂愁。

後面三段，寫山越來越險陡，馬越來越疲累，最後人困馬乏，不禁極度憂傷。一層逼進一層，顯得異常緊湊。

桃夭（周南）

這是慶賀新婚的歌。可能是新娘的女伴送她出門時所唱。

桃之夭夭，灼灼其華¹。之子于歸，宜其室家²！

桃之夭夭，有蕢其實。之子于歸，宜其家室³！

桃之夭夭，其葉蓁蓁。之子于歸，宜其家人⁴！



注釋

- “桃之”二句：鮮嫩的桃樹呀，花兒開得火樣紅。夭夭（yāo 妖）：少壯的樣子。灼灼（zhuó 酌）：鮮明的樣子。華：同花。
- “之子”二句：這個姑娘過門去，定能使家庭幸福！之子：《詩經》中常用語，猶言“這人兒”、“那人兒”。此處指新娘。于：助詞，無義。歸：出嫁。宜：用作動詞，“使……和順”的意思。室家：同家室，家庭。倒文是為了叶韻。

- 3 “桃之”四句：鮮嫩的桃樹呀，果實累累結滿枝。這個姑娘過門去，定能使家庭融洽！

有：助詞，無義。蕢（fén 墳）：果實大而多的樣子。一說蕢、蕢古通，都應讀作斑，桃實將熟，紅白相間，色彩斑斕（于省吾說）。亦可通。

- 4 “桃之”四句：鮮嫩的桃樹呀，葉子長得密稠稠。這個姑娘過門去，定能使家人和睦！

蓁蓁（zhēn 臻）：茂盛的樣子。

這首詩，《詩序》又毫無根據地說成是讚美“后妃”的作品，結果被姚際恆痛加駁斥：“每篇必屬‘后妃’，竟成習套。夫堯舜之世亦有四凶，太姒之世亦安能使女子盡賢，凡于歸者皆‘宜室’、‘宜家’乎！即使非后妃之世，其時男女又豈盡踰垣、鑽隙乎！此迂而不通之論也。”

還是方玉潤解釋得好：“此亦詠新婚詩，與《關雎》同為房中樂，如後世‘催妝’、‘坐筵’等詞。特《關雎》從男求女一面說，此從女歸男一面說。互相掩映，同為美俗。”

近人陳子展說：“辛亥革命以後，我還看見鄉村人民舉行婚禮的時候，要‘歌《桃夭》三章’，可見《桃夭》一篇是關於民間婚嫁的詩。”（見《國風選譯》）



采芣（周南）

這是一羣婦女所唱的勞動歌曲。它輕快活潑，節奏分明，只換了六個單字，就把採集芣苢的全過程生動地反映出來了。

采采芣苢，薄言采之。采采芣苢，薄言有之¹。

采采芣苢，薄言掇之。采采芣苢，薄言捋之²。

采采芣苢，薄言袺之。采采芣苢，薄言襋之³！

注釋

- 1 “采采”四句：採呀採呀採芣苢，把它採下來。採呀採呀採芣苢，把它摘下來。

芣苢（fú yǐ 浮以）：植物名，就是車前，古人認為吃了容易懷孕。薄言：助詞，無義。有：取得。

- 2 “采采”四句：採呀採呀採芣苢，把它撿起來。採呀採呀採芣苢，一把捋下來。

掇（duō 咄）：拾取。捋（luō 落）：成把地從莖上抹下。現

在廣州方言裏還有這個詞。

- 3 “采采”四句：採呀採呀採芣苢，提著衣襟兜起來。採呀採呀採芣苢，掖著衣襟載起來！

拊（jié 潔）：用手提著衣襟載物。褊（xié 協）：把衣襟掖在腰帶間來載物，這樣可以裝得更多。

全詩就像一首迴旋曲，用一個基本主題（旋律）和一些不斷變化的主題（旋律）交織而成。概括成公式，就是：A——b——A——c——A——d “采”、“有”、“掇”、“捋”、“拊”、“褊”六個字，相當於“b，c，d……”等變化的旋律。從修辭上來說，這叫做反複、層遞的手法。適當地運用它，可以增強詩歌的音樂性，使之琅琅上口，易於記誦。這種表現方法是伴隨著勞動節奏自然形成的，又反過來促進勞動生產的效率，所以在民歌中用得特別多。清人方玉潤在《詩經原始》裏有一段形象的描繪：“讀者試平心靜氣，涵詠此詩，恍聽田家婦女，三三五五，於平原繡野、風和日麗中，羣歌互答，餘音裊裊，若遠若近，忽斷忽續，不知其情之何以移，而神之何以曠。則此詩可不必細釋而自得其妙焉。……今世南方婦女登山採茶，結伴謳歌，猶有此遺風云。”



漢廣（周南）

漢水邊有個男子愛上了一位經常來往於江上的船家姑娘，但總是可望而不可即。在熱烈的戀慕中，他便痴想着有朝一日和她結婚的快樂。

南有喬木，不可休思¹。漢有游女，不可求思²。漢之廣矣，不可泳思；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³。

翹翹錯薪，言刈其楚⁴。之子于歸，言秣其馬⁵。漢之廣矣，不可泳思；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。

翹翹錯薪，言刈其蒺。之子于歸，言秣其駒⁶。漢之廣矣，不可泳思；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。

注釋

1 “南有”二句：南方有株高樹，不能在下面歇息。

喬：高聳。思：語氣助詞，作用與“兮”等一樣。按：思，《毛詩》作“息”，此從《韓詩》。

- 2 “漢有”二句：漢水上來往的女郎，休想把她追求。

漢：指漢水。游女：指來往於江上的船家姑娘。游，同“遊”。

- 3 “漢之”四句：漢水寬又寬呀，不能游過去呀；江流長又長呀，木排划不過去呀。

廣：寬。泳：狹義來說，指潛行水中，即潛泳；廣義來說，指游泳。江：也是指漢水。又名江漢。永：長。與“廣”互文見義，指漢水又寬又長。《說文》引作“漾”，《韓詩》作“漾”。方：竹排、木筏。這兒用作動詞，“以筏渡河”之意。

第一段，以喬木不能休和漢水不能渡，比喻游女的難求。這就是“以彼物比此物”的“比”的手法。以下兩段，純粹是詩人的想像之詞。

- 4 “翹翹”二句：高高一叢亂柴草，砍下長長的荊條。

翹翹（qiáo qiáo）：高而挺出的樣子。錯：雜亂。薪：可作柴火的草或樹。言：助詞，無義。刈（yì 藝）：砍，割。楚：植物名，即牡荊，又名黃荊、小荊，落葉灌木，高四、五尺。“楚”和下文的“蕒”，是比喻眾女中的突出者——游女，後世“翹楚”一詞（比喻傑出的人材），就是從這兒來的。又，聞一多云：楚，草名，與蕒都是餵馬的飼料。刈楚與秣馬本為一事。按：《詩經》中提到嫁娶的事，都常常涉及柴薪，這可能與古代風俗有關。參見《唐風·綢繆》（頁 145-146）。

- 5 “之子”二句：那個姑娘過門來，快把馬兒餵好。

秣：餵養。餵馬是為了駕車親迎。

- 6 “翹翹”四句：一堆柴草高又高，砍下長長的蕒蒿。那個姑

娘過門來，快把駒兒餵好。

蕒（lóu 樓）：即蕒蒿（hāo），植物名，多年生草本，長在水邊。一說蕒是“蘆”的假借字，即蘆葦。駒（jū 拘）：少壯的馬。



聞一多先生說：“終篇疊詠江漢，煙水茫茫，浩渺無際，徘徊瞻望，長歌浩歎而已。”又說：“借神女之不可求以喻彼人之不可得，已開《洛神賦》之先聲。”這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人的意見，即認為“游女”是指漢水女神。關於這位女神的傳說，記載較詳的，有相傳是漢朝劉向所作的《列仙傳》：“江妃二女者，不知何所人也。出遊於江漢之湄，逢鄭交甫。（鄭）見而悅之，不知其神人也，謂其僕曰：‘我欲下請其佩。’……（二女）遂手解佩與交甫。交甫悅，受而懷之中當心。趨去數十步，視佩，空懷無佩。顧二女，忽然不見。詩曰：‘漢有游女，不可求思。’此之謂也。”《山海經》郭璞注，認為那是“天帝之二女”。這故事和巫山神女同樣著名，同樣古老，曾啓迪了歷代無數文人的靈感。除了曹植的《洛神賦》外，揚雄《羽獵賦》、陳琳《神女賦》、阮籍《詠懷詩》、郭璞《江賦》等等，都曾從中汲取過營養。可見它影響之大，流傳之遠。這傳說誠然是美麗的，不過，話說回來，若就《漢廣》原詩而論，我始終覺得沒有把它牽合到神話中去的必要。

和魯、齊、韓三家詩說不同，《毛詩》沒有把“游女”作神看待。《詩序》云：“《漢廣》，德廣所及也。文王之道，被于南國，美化行乎江漢之域，無思犯禮，求而不可得也。”朱熹亦據此立論，說甚麼文王之化自北而南，先及於江漢之

間，變其淫亂之俗云云。這些解說，都是與詩旨無關的陳腐說教。

只有方玉潤最大膽，也最有見識。他說：“此詩即為刈楚刈蕪而作，所謂樵唱是也。……其詞大抵男女相贈答，私心愛慕之情。有近於淫者，亦有以禮自持者。文在雅俗之間，而音節則自然天籟也。”他認為這是男女贈答的情詩，是勞動人民的口頭創作。這種見解，比朱熹等人高明多了。



行露（召南）

這是女方的家長在嚴辭痛斥一個無理逼婚的男子。

召南，西周初期，周公旦與召公奭分陝而治，召公統治西方諸侯。召南當是召公治下的南方詩歌，其地在今河南西部及陝西一帶。《詩經》中有《召南》十四篇，下面選入四篇。

厭浥行露¹。豈不夙夜，謂行多露²？

誰謂雀無角？何以穿我屋³？誰謂女無家？
何以速我獄⁴？雖速我獄，室家不足⁵！

誰謂鼠無牙？何以穿我墉⁶？誰謂女無家？
何以速我訟⁷？雖速我訟，亦不女從⁸！

注釋

- 1 “厭浥”句：道上露水濕漉漉。
厭浥（yàn yì 宴邑）：潮濕的樣子。厭，溼的假借字。行（háng 杭）：路。
- 2 “豈不”二句：難道我不起早趕晚，還怕路上露水多？
夙（sù 宿）：早。謂：畏的假借字（馬瑞辰說）。
- 3 “誰謂”二句：誰說麻雀沒有嘴？怎麼會啄穿我的屋？
角：同喙（zhòu 咒），又作“喙”，鳥嘴。